

730

少城文史資料

第六輯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少城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一月 成都

少城文史资料（第六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编
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

（成都市王家塘街49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 成青字第0027号

成都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开本32 印张5 字数95千

工本费 2.30元

目 录

成都市西城区四十年社会发展见闻录(三)·····

·····孙光彬(1)

参加少城公园反日援马救国大会·····邹趣涛(9)

——蜀都往事之一

省成师地下党活动片断回忆·····范裕珍(15)

四川在八年抗战中的贡献·····葛 森(24)

原成都市西城区工商业联合会简况·····刘迪野(28)

成都回民今昔谈·····苏 菲(33)

记成都佛教尼众丛林“爱道堂”·····吴绍伯(38)

唐僧顶骨访真追记·····熊永康(42)

民国时期四川货币流通与贬值·····葛 森(46)

清代的倾销业·····苏树田 朱之彦(51)

漫谈表背·····谭明礼 朱之彦(58)

参加原西城区在二郎山开矿的回忆·····米庆云(66)

浅谈蜀锦·····舒昌玲(70)

技艺精湛的蜀绣名人·····高德华(76)

谈谈少城车码头·····熊志敏(83)

成都名小吃琐记(续)·····熊志敏(87)

“带江草堂”与“邹鲢鱼”	戴文鼎 (90)
成都西北中学简介	肖慕良 (93)
成都市第24中学从培英到现在的曲折历程	
.....	张志英 (104)
陈毅元帅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邝楣西 朱之彦 (111)
失足青少年的灵魂在这里得到纯化	
.....	陈文治 徐稀星 (117)
骨伤科专家杜自明	张慎沅 (126)
巫松廷与成都民族中医院	巫范九 熊志敏 (131)
少城今昔 (一)	刘钟灵 (135)

——古城风貌

成都市西城区四十年社会发展

见闻录（三）

孙光彬

一九六五年二、三月

全区机关动员投入全国性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及《燕山夜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运动。

九月

全区街道建立工人赤卫队，开展“红海洋”活动，发动驻区单位、企事业和居民群众建立毛主席语录牌，并在街巷墙上或铺面、院落用红色油漆书写语录。

十月

区级机关一些干部下放到金牛区营门口公社花照壁大队集中劳动。

一九六六年三月

在文化系统进行“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中共西城区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文化系统，组织区文化馆、图书馆、职工俱乐部、群众川剧团、曲艺队、古旧书店、街道小人图书店等单位干部、职工群众学习。

随着学习深入，将群众川剧团、曲艺队、古旧书店、街道小人图书店等所在人员转向去工厂、商店工作。

五月十六日

“十六条”下达。西城区进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成都部队小教挺进支队”和“西城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进驻区机关，批斗干部开始，机关工作秩序出现混乱。

七月

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区级机关和基层单位普遍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和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干将”、“黑爪牙”、“黑后台”、“黑手”、“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持续时间较长，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轮番批斗，被戴高帽子鸣锣游街、罚跪、跪砖瓦渣块、辱骂吊打，进行人身摧残。

一九六七年一月

夺权开始。受“上海一月风暴”的波及，区级机关内“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旗‘一五’战斗队”向中共西城区委、西城区人民委员会夺权，机关工作处于瘫痪。同时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全区经济遭到破坏。

二月

十七日，中央军委通知下达，已遭围攻三天的成都军区得到缓解，“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群众组织，开始撤离现场，西城地区出现暂时平静。二十七日开始动员清查反革命分子。

五月

全面武斗开始。以“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八·三一”、“红卫东”等组织与“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开始由棍棒发展到用武器械斗，打、砸、抢、抄、抓盛行，殃及区级机关干部和全区人民。

七月

“革命大联合”形成。西城地区和机关的组织，在红光小学校内讨论大联合，终于达成协议，实现西城地区各组织的联合，成立了西城区联合指挥部。同月，由“支左”部队支持的机关内“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一五战斗团”等组织的勤务组主要成员负责，在新华西路铁二局职工幼儿园组织区级机关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学习，动员交待问题，转好弯子，火线亮相，解放干部。

一九六八年三月

全区开展清理五种人（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工作。由于资产阶级派性膨胀，掀起一场揪斗“小爬虫”、“变色龙”的严重事件，并对揪出的人游街示众，口衔稻草进行人身侮辱与毒打，使许多人深受其害。

七月六日

西城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支左部队、西城区人民武装部及“造反派”代表参加，根据毛主席“老、中、青三结合”精神，组成西城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由王旭光（原区人武部长）担任。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办事机构。同时，西城区“机关斗批改组”成立。

十二月

全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西城区革命委员会在机关新礼堂动员全面铺开“清队”。分别召开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部署了“清队”任务，要求人人交待过关。“清队”受到资产阶级派性的严重干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六九年七月

全区贯彻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上山下乡和在城镇居民中掀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区成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由区革委会主任王旭光负责，动员对象是高中、初中、小学生，社会青年、城镇闲散居民等，主要安置在温江、西昌两地区的农村。

八月

全区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职工、居民群众，在西城区体育场，迎接毛主席给四川人民送的“芒果”，从而掀起“三忠于”、“四无限”、和各种形式的人人表忠心的跳忠字舞高潮。

十二月

区革委会成立后，机关贯彻中央一号通令和响应“五·七”指示，将一大批干部投入千里之外的西昌农村“成都市西昌五·七干校”20连劳动，辗转于牛郎坝、罗家沟、老狼窝等深山峡谷中，由龚读纶同志（原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领队。

一九七〇年一月

围剿资产阶级派性，开展开门整党、“吐故纳新”等工作。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辖区开展围剿资产阶级派性，论表现议危害，深入进行批判。

三月

在反“复旧”、批判“二月逆流”的冲击下，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受阻。

五月

成都布鞋七社、成都丝绒合作工厂开展开门整党，“吐故纳新”的试点，以“造反派”为骨干，并代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听取意见。

八月

纠正开门整党做法，批判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禁止搞“飞过海”入党和提拔干部。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召开中共西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党员代表265人，代表全区2439名党员，选举出区委第七任书记杨锡恩（原区武装部政委）。

六月

全区人民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开展清查“五·一六”、“三老会”分子和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人和事。

九月十日

英国女作家韩素英和其夫陆文星先生来西城区访问，西城区革委会负责人罗善莹和区革委办事组接待，并陪同前往成都蜀锦厂参观，受到全厂干部、职工热烈欢迎，厂革委会主任吴德荣介绍了该厂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况并送韩素英被面一床。

十月十六日

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到西城区访问，西城区革委会副主任石良忠、罗善莹接待，并陪同前往成都蜀锦厂参

观，受到该厂职工热烈欢迎，厂革委会主任吴德荣向贵宾们介绍了厂的发展情况。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

以佩特尔·莱卡为组长的阿尔巴尼亚石油考察组来西城区访问，革委会副主任石良忠、罗善莹接待，并陪同前往成都蜀锦厂参观，受到该厂职工和厂幼儿园的小朋友夹道欢迎，全厂挂满了热烈欢迎和歌颂中阿友谊的大幅横标，锣鼓喧天，气氛热烈。厂革委会主任吴德荣向客人们介绍了厂的发展变化。当晚，成都市外事处组织了欢迎晚会。

三月

全区调整街道工业职工工资。根据街道工业工资无章可循状况，区委排除干扰，由中共西城区委书记刘丹同志主持，按街道企业特点，制定街道工业工资政策规定，改善和提高职工待遇，生产持续上升，街道工业开始走向正轨。

四月十一日

斯诺夫人等美国友好人士到我区访问。西城区革委会副主任石良忠出面接待，并陪同前往成都蜀锦厂参观，该厂革委会主任吴德荣介绍了厂的发展情况。

五月二十四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常驻中国记者绍马纳奇及其夫人莉娜到我区参观，访问了成都蜀锦厂。

七月三日

英国女作家韩素英的女儿云梅女士来西城区，参观成都蜀锦厂，并受到该厂的热烈欢迎。

十一月十四日

缅甸共产党同志一行4人，在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外事

处副处长郭隆辉的陪同下，前来西城区参观访问汪家拐辖区南河机械厂、南河锻压机厂，汪家拐街道党委书记姚慎之介绍了两厂情况。参观接待的有西城区革委办事组萧芳达等同志，参观后该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全区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肃清在各单位流毒及影响。同时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一九七五年

邓小平同志主持全国政务，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西城区按照整顿的要求，对区级机关、区属企事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顿工作，全区工业生产开始逐步回升，人民生活逐渐稳定与提高。

一九七六年

全区“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机关工作秩序和基层单位再度出现混乱，不安定因素增加，西城区工业生产再次受挫。

一月

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西城区机关干部在机关旧礼堂举行追悼会，佩戴白花向总理遗像默哀致敬。后接市上通知中途撤去，停止悼念活动。

八月

组织全区人民进行防震抗震救灾工作，稳定群众思想情绪，普搭防震棚，预防地震灾害事故发生。

九月十八日

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组织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街道居民群众集队进入西城区体育场进行悼念活动，寄托哀思。

十月

全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斗争的胜利。区级机关、区属各单位干部和职工群众、街道居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

一九七七年一月

全区开展揭发批判和公布“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发动群众清查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

参加少城公园反日援马救国大会

——蜀都往事之一

邹趣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规模武装侵略，短短两个月之内，就占领了东北，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同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抗日救国。这些消息一传到成都，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纷纷响应号召，广大民众沸腾起来了！我当时是一个加入中共地下党刚一年的青年，正在成都南门外黄门街大中印务局作工运，因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关系民族存亡的狂飚中去，根据自己的实际，在熟悉的印刷行业里做工作。当时成都有十多家印刷工厂，有工人一千多名，生活艰苦异常，但是，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工人，有觉悟，同时又有地下党团进步思想影响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厂和总府街的球新印刷厂、梓潼桥街的日新印刷厂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于10月2日，借用文庙后街一位原国民党军队团长姚惠民（他的侄子姚××是进步工人）的公馆，成立了“成都印刷工人反日团”。我被选为理事。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国庆节，我们利用这个节日举行了成都各行业几万工人的反日示威游行。1932年2月，又参加了声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的示威游行。当知道马占山领导的东北军配合东北人民的游击队继续抗战和同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

定》后，5月6日“反帝大同盟”在华西坝钟楼下秘密召开了骨干碰头会。在会上从学联主席徐平（华大学生）口中获悉国民党改组派控制的成都党部与黄色工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已下达了5月9日不准召开抗日援马大会的命令、并将武力镇压的信息后，笔者于7日上午，赶到印刷工人经常聚会的商业场“宜春茶楼”，约集召开了一个理事紧急会议，转告新情况，布置新对策。会上推我作领队，决定各厂理事当即分别通知，组织动员好各厂的“反日团”群众，于9日上午九时前进入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广场，参加“反日援马大会”。

为了配合“反日援马”宣传活动，7日深夜笔者乘大中印务局老板马文卿熟睡之际，喊醒排字房青年工人王庆元、张鸿猷等，悄悄翻窗入机器房，扭开电灯，自编自写排印出了第二期《成都印刷工人反日刊》小报（第一期由球新印刷厂“反日团”的何幼安等主持出版）。反日宣传印刷品赶印出来后，派出年轻力壮的印刷工人，兵分四路，连夜由城外奔赴城内。当到旧成都东南西北四城门洞时，天还未亮，城门尚未打开，大家就在铁皮城门上先张贴起来，引来了许多赶早市的郊区农民群众围观。一等城门半开，大家跑向大街小巷开始张贴与赠送，起到宣传“反日援马”的积极效果。

阳光明媚的5月9日早上，传来锣鼓声和燃放鞭炮声，在大横标语前，手执五色小旗的郊区农民队伍、工人队伍、商店的店员队伍，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队伍，还有不少成都市民，高喊口号，散发传单，浩浩荡荡走向一个目标——少城公园。当我们这支“印刷工人反日团”的队伍走近公园的大门时，只见整个公园广场上人头攒动，各界各色的大幅横标如林，连接公园三个出口处的小南街、祠堂街、横陕西街一

带，都挤满了前来参加大会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余万人，三百多个反日团体。在高耸入云的辛亥革命纪念碑前台阶上，陪衬出红底白字的“成都人民反日援马救国大会”十二个醒目大字的大横标。主席台上，一幅白布铺盖的条棹上，放着一个插满红艳艳石榴花的花瓶。我们“印刷工人反日团”队伍，从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经鹤鸣茶社前的小路挤到楠木林里会齐的时候，广播筒里传来大会主席之一的四川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慷慨激昂的演说，怒斥蒋介石对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这时，反动军警闯入，包围了会场，随意捕人，引起了一片骚动，一片混乱。大会主席车耀先幸得群众掩护，脱离险境。我见情况不妙，立刻要另一理事将“印刷工人反日团”争先从陕西横街方向小门带出，我仍从原路出公园大门，到左侧的“庶几面店”楼上，将我裤包里装满的“援马大会”油印小传单丢入煮面锅的炭火内烧毁。心想纵使被捕，反动派也抓不到证据。然后下楼穿过公园大门，看见提枪的军警，逮捕了天府中学李欣奇等十余人。我迅速回到“印刷工人反日团”队伍后，随同其他没有散的群众队伍，坚持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领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侵略淞沪！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援助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坚决抵制日货！不买日货！停止一切宴会娱乐！工人罢工，农民罢耕，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兵士罢操！成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等，声震长街，扣人心弦，还引来了不少临时参加游行行列的市民。

游行队伍路过提督街中山公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口时，看见前队行列里走出十多个身穿兰粗布白排扣短服的青年工人，手执铁棍，快步走近公园门口将两侧挂满的黄色工会吊牌，从挂钩上夺下来，噼里啪啦一阵声响，就将这

些吊牌碎成几段，愤愤而去，归回原队。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使“印刷工人反日团”后的游行队伍暂停前进，翘首观望。事后得知他们是成都东门外兵工厂的“工人反日团”成员。他们对黄色工会欺压工人，横行霸道，为虎作伥的行径痛恨已极。“反日援马”游行队伍，一直游到了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才有条不紊地解散。

我以为经过一天的狂风大浪，过了险滩，总可以安然睡个好觉，那知5月10日凌晨，当我还在工厂宿舍入睡时，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邓锡侯的二十八军，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属下的侦缉队十余人出动封锁了厂门，包围了宿舍。有两个彪形大汉荷枪实弹、凶神恶煞直闯到我的床前，揭开被盖，指名道姓地大叫：“邹泽滋起来！跟我们走！”我一面穿衣裳，一面质问他们：“我是一个工人，犯了啥罪？凭啥逮捕我？”其中一个家伙说：“向军长（二十四军副军长向传义）请你，到了祈水庙就明白了！我们是奉命差使，闲话少讲。”不由分说，推推拉拉，把手枪逼近我。同时，我看见另外两个特务，使用铁撬撬开我床边墙角的地板，发现了一个篋篋，里面装着来不及分发的《四川晓报》（钟离印字机印成的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机关报）和留存的《成都印刷工人反日刊》一、二两期。他们如获至宝，一并连同这篋宣传品将我押出宿舍。当我走过庭坝时，厂里工人们早已惊醒，群立两旁，纷纷呼喊起来：“反日何罪？抗战何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公开捕人，这成了什么世道？”我听到人群中有人提出疑问：“怪事！我们厂好几个工作房，工人不少，不逮别人，端端来逮一个邹泽滋！这无内线吗？”在大胆揭露的声浪中，在毛毛细雨的晨雾里，三辆停在厂门外的帆布篷帘封闭紧紧的黄包车，将我夹在中